

明 清 稀 见 小 说 坊



古本平话
小说集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 清 稀 见 小 说 坊

古本平话
小说集 下

路 工 谭 天 合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目 录

世无匹.....	393
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音汉劳心.....	393
第二回 干白虹潦倒醉乡 金守溪浮沉利海.....	399
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	404
第四回 陈与权雪中遇侠 刘天相杆下亡身.....	410
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 为朋友热心得奇祸.....	415
第六回 三司救难豪杰遭刑 万金荐友奸雄得路.....	421
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 露官银屈遭盆下狱.....	426
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聘佳人 玉洞轩垆头醉才子.....	432
第九回 穷秀才望门堕泪 侠丈夫飞垣救人.....	438
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 救无辜挺身代辟.....	446
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 占田产思妇离家.....	453
第十二回 两头空负心成欺心 一计罗长舌偏饶舌.....	460
第十三回 假成真舅甥弄活鬼 真还假擒纵算深机.....	467
第十四回 授居亭一女报德 投山左万里寻亲.....	473
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煞癞头官 大同府喜遇知心友.....	479
第十六回 贤太守挂冠归去 小翰林衣锦还乡.....	486

钟馗斩鬼传	496
序	498
《斩鬼传》自序	499
第一回 金銮殿求荣得祸 鄮都府舍鬼谈人	500
第二回 诉根由两鬼共愤 逞豪强三鬼齐治	509
第三回 韩司马计救叹西施 富先锋箭射酆脸鬼	520
第四回 因龃龉同心访奇士 为仔细彼此结冤家	531
第五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做反失家私	542
第六回 诓骗人还被人捉拏 丢谎鬼反教鬼偷尸	554
第七回 对芳樽两人赏明月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564
第八回 悟空庵撒诛黑眼鬼 烟花寨智请白眉神	575
第九回 好贪花潜移三地 爱饮酒谬引群仙	585
第十回 妖气净倭倭归地狱 功行满钟老上天台	595
尾笔	605
兼修堂跋	605
赋	608
【附录】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原序	606
钟馗平鬼传	608
第一回 万人县群鬼赏月	608
第二回 烟花巷色鬼请医	612
第三回 贾在行误下绝命丹	616
第四回 下作鬼巧设连环计	620

第五回	唐钟馗火烧不修观	624
第六回	短命鬼被擒子母山	628
第七回	五里村酒店收穷鬼	633
第八回	溜子阵战败遇穷神	637
第九回	桃花山收服两兄弟	641
第十回	五里村斩烧一全家	645
第十一回	奈河关下作鬼署印	649
第十二回	吊角庄风流鬼攀亲	654
第十三回	冒失鬼酒里逃生	658
第十四回	粗鲁鬼梦中丧命	663
第十五回	耍乖山勾兵取救	667
第十六回	森罗殿缴册复命	672
桃花扇		678
第一回	看梅花道院占满 画墨兰妆楼赐字	679
第二回	清明节游春遇艳 暖翠楼掷香订期	683
第三回	疑陪奩公子问故 知缘由侠女却妆	689
第四回	端午节社友闹榭 灯船会阮奸避踪	691
第五回	阻就粮朝宗修札 寄劝书敬亭投辕	694
第六回	阮学士怀怨进谏 杨知县登楼报因	697
第七回	议迎立史公书阻 立新主马阮成功	700
第八回	设朝仪奸臣大拜 守节义侠女拒媒	703
第九回	逼上轿面血溅扇 施巧计慈母代嫁	707
第十回	因染扇托师寻婿 验仇人侍酒骂奸	710

目 录

- 第十一回 薰风殿君臣选戏 睢州城将卒被擒…………… 714
- 第十二回 苏教师落水逢故 侯公子赴南践盟…………… 717
- 第十三回 觅佳人楼头题画 访故友书店被擒…………… 720
- 第十四回 救难友昆生见帅 投檄文敬亭罹殃…………… 724
- 第十五回 清君侧良玉气死 堕扬城可法沉江…………… 728
- 第十六回 南京城君臣逃散 栖真观夫妻团圆…………… 732

世无匹

《世无匹》，清康熙年间（一六七〇左右）刻本。封面右上角题“义侠可风”，左下角题“本衙藏版”，无序无跋，不知作者姓氏。

本书表彰了于白虹救人于危、仗义疏财的侠义精神，惩罚了陈与权等人的忘恩负义。故事曲折，起伏多变，是侠义小说中较好的一部。

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晋汉劳心

词曰：

感愤须分，贤奸当辨，而今半是痴呆面。丈夫无处不周人，人心偏有多更变。以德报怨，以直报怨，方才是个男儿汉。虽非冀报乃施恩，人生岂可忘恩怨？

当初江宁地方，有一秀才姓权，忘记了他的名字，单晓得个表号叫做一庵。那权一庵青年有才，人物倜傥，家业甚富，同胞兄弟四人，他最年幼。母氏先歿，父亲年暮，便邀亲族把家产四股分开。后因妯娌不和，遂弃了祖居，兄弟四人逐房迁住。落后，父亲谢世，三位哥俱勤俭，家道日隆，惟权一庵诗酒怠傲，放情山水，不善作家。兼之樗蒲一掷，动费千缗；花柳三生，遂倾万

贯。是时旧院里有两个名妓，一个叫做秀玉，虽短于才，然貌极美艳；一个叫做非烟，虽逊于貌，然才尤敏妙。二妓年俱不满二十，所居亦相去不远，王孙公子日游其门，于是名噪一时。

权一庵与此两妓所交最厚，但人耽谑浪，性爱轻佻，虽秀玉与非烟俱属心知，而于秀玉尤为钟爱。所以权一庵凡金珠贻赠，每临秀玉之家；而诗酒唱和，则入非烟之室。不三五年，权一庵耗费殆尽，家道式微，渐至变田易产，衣饰尽去。可惜万金之家，顷刻弄个精光。大概耗于非烟者十之二三，耗于秀玉者十之七八。然心迷不返，直至住房并废，衣衫尽无，尚不知醒悟。又恐二妓者窃笑，只得求恳哥子，假说贸易缺少贖本，不论多少必欲移贷。哥子念手足之情，或百或十，欣然应付。权一庵刚待银子到手，便往妓家一挥而尽，不消半月，依旧剩个空囊，也并不悔不惜。思量无奈，只得又往别个哥子处，只说经纪折本，照样求借。谁知弄得到手，仍葬烟花。一连三个哥子都借遍了，只得老着面皮，重复恳告，哥子道：“父母一般分授，未尝偏厚于兄。汝自不学好，至于荡废。因念同胞，勉力周恤，怎倒习以为常？我三人虽有薄蓄，亦非容易。汝若痛改前非，我三人当勉凑三百金，与你图个店业，可作长久衣食。汝若仍旧不改，便冻馁待毙，俺也断不照顾你了！”权一庵道：“蒙兄长如此教诲，自当一心学好，若负恩德，与日俱逝！”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便每人出银百两交付与他，仍再三叮嘱。那知入手之难，反不如挥洒之易，今日秀玉，明日非烟，玉楼按舞，金谷开筵，未及两月，仍是一双空手。那时再向三兄求告，徒招责备，莫假分文。妻子抱恨而亡，亲族干求殆遍，食不充口，衣不遮身，求乞无门，栖身无室，只得在秀玉、非

烟两家吃几碗饭儿。未几，秀玉又接了个豪富少年，权一庵日造其门，便拒而不纳，哀请再三，终不一见。因想无路可入，只得修书一封，备言昔日万金之产为他荡费，今衣食不周，立锥无地，苦楚万状，且不必言，但终身之约，置于何地？写得极恳切，苦央鸩儿递进。过了一日，忽然唤他进去，秀玉傲然乔坐，绝非昔日之态。权一庵痛哭流涕，直溯根源。秀玉正色道：“前日捧读尊翰，已悉来情，不必再说。但姊妹家，不过行户生涯，原非钟情之辈，若但图欢合，岂遂无失，何必辱身下贱？君家万金之产虽费，然君自娱乐，妾亦未曾相强。今如此狼狈，欲妾相从，日费何从所出？况凡百之费，赖此微躯，若不另交贵客，卒守前盟，妾一家老幼将与君共填沟壑耶？至于死生之约，虽订终身，不过取一时欢乐，诱其金帛耳！若以为实，然则妓女个个从良，章台可为节妇坊了！妾念君痴心未绝，特特请来说明，今后永决此念，不必再来下顾罢。”权一庵听这一番话，如冷水在顶门里一浇，恍然大悟。遂抽身而出，想道：“青楼大抵无情，我自被迷耳，悔将安在？谅非烟也是如此，何苦讨他厌贱？竟不必去了！”亏得有些志气，也不向亲友干求，并不与三兄启齿，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在僧家吃碗黄齋饭儿过日。

住了一年，那权一庵弄得形容枯槁，一身破衲袄，绝非当年气宇。偶值三月春天，游女纷纷入寺，忽见个美人淡妆雅素，下轿入殿。仔细一看，认得是非烟。非烟也瞧见他，忙唤丫头一把拖住。权一庵羞惭，急欲走开，怎当那丫头揪住，叫道：“权相公，你好负心，怎丢下我家姐姐？”权一庵着急道：“我不是什么权相公，不要错认了人。”正好挣脱要跑，早被非烟上前携住，流泪道：

“贱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竟蒙弃置，致妾朝日想念，一病几死。今幸复遇，尚薄幸至此，前盟置之何地耶？”权一庵向只道他与秀玉一般无情，谁知听他口角宛转多情，也垂泪道：“不佞何敢负卿，因沟壑之状，无颜见江东耳！”非烟道：“郎君胡憔悴若此？”权一庵便把秀玉无情，与自己的缘由说出。非烟惊道：“不料秀妹如此无义！妾既以身许君，安有他逝，可速请归家读书，以图上进。”权一庵羞惭，再三不肯。非烟便唤乘轿儿抬他回去，沐浴，换了衣服，收拾书房，供奉极周。权一庵好不感激，便肫心读书。一应书籍俱是非烟购买。到得录科小考并次年乡试，诸项使费，亦皆出于非烟。权一庵运当亨泰，便中了举人，反怪三兄不照顾他，足迹不登其门，三兄也不来媚他。是时，打发报银并谒座师，尽属非烟赏帑。因想权一庵既中举人，妓家住不得了，非烟又罄倒囊篋，将五六百金替他买一所住房，置些田地，诸色家伙都搬与他用。过了几月，该上京会试，又变卖首饰、衣服等物，凑了二三百金与他，又备盛酒饯行。权一庵感谢不尽，说道：“此去倘能侥幸，便娶卿为正室，决不相负！”非烟道：“终身之誓，君即不贵，妾亦岂有更张？但恐联登后，情殊贵贱，路隔云泥，必为郎君所弃。”权一庵道：“不佞若忘大恩，誓必身罹刀剑！”两下再拜而别。

到了次年，权一庵又中进士，殿了探花，十分荣贵。脱尽贫穷面目，渐成显宦规模，耻娶青楼之妇，另聘孙侍郎之女为妻，竟在京作家，寄书决绝非烟。非烟又恼又恨，又被老鸨羞辱，当夜悬梁自尽。权一庵闻知断绝，甚觉快畅，又亏孙侍郎照拂，一升侍读，再升祭酒，做了十五年京宦，由学士升到户部侍郎。孙氏夫人生个女儿，年已十四，正欲联姻，权一庵忽奉王命，转除山西巡

抚。挈家赴任，未到任所，路过峻岭，冲出一伙强人，罄其囊橐，将权一庵合家并人伏，俱绑入寨中。及权一庵看见那寨主，年可十五、六岁，面庞与非烟无二，不觉冷汗淋身。那寨主便叫将他妻女侍妾押入上房淫乐，众多男子推出山前砍了。元来十五年前，非烟含冤缢死，诉与阴君，托胎到山西，做个豪气男子，立为寨主。权一庵亏心负义，故神差鬼使，恰好经过此山。那寨主虽未必晓得前世冤，由不了他，不觉怒发，将他戮于山前，恰恰应了当日刀剑身亡之誓。世间忘恩负义之徒，对此而不生悔悟者，非人情矣！

待在下再说个极负义之人，而写个极不忘恩之人，令读者可以咬牙，可以堕泪，可以寒心，可以鼓掌。

这件事在明朝初时，广东南雄府仁寿村，有一人姓干，名将，字白虹，年方二十，性极豪迈。也不读书，也不经纪，靠几亩田地，倩人耕种度日。父亲是个军籍，故无亲族，单生他一人。父母亡后，也不想娶妻成家，也不贪色。从十三、四岁，就能力举百斤，十五、六岁，百夫莫敌。却不好勇斗狠，只觉义气过人，遇有不平，挺身救援，不避嫌忌。酒量甚宏，一饮能吸数斗，肉量也甚大，但家贫不能日供其醉饱。

一日，到村上闲走，见一老妪同十四、五岁的童子，在向阳去处，不知摘些什么，旁边放着篮儿，摘下的就向篮内放。干白虹走到篮边，见摘的却是槟榔，便问道：“你取这些槟榔，去卖钱么？”老妪道：“我家种的用不够，还要去买，怎得卖钱？”干白虹道：“你要这些何用？”老妪道：“将去浸酒。”干白虹道：“做多少酒，用这些槟榔？”老妪道：“我家一年，不济也做几千担米。”干白

虹道：“你主人怎生好量，饮这些酒？”老姬笑道：“呆官人，我都是做来发卖的。若说我家老爹，一杯也舍不得吃。”干白虹道：“人生几何，遇饮须饮，何苦如此算计？想是挣与儿子了？”老姬道：“儿子还不曾养哩！”干白虹道：“你老爹多大年纪，可蓄些姬妾么？”老姬道：“今年六十五岁，从老奶奶死后，也不再娶。虽有丫环婢女服侍，只终日操心在利息上，那有工夫干那风月的事？”干白虹笑道：“钱财乃命中之福，若不肯用，要他何用？况高年无后，反把血挣之财替别人守，岂不可惜？”老姬与童子听了，也都笑起来。干白虹又与他说些闲话。待他摘满了篮，那童子用扁担挑着，老姬也背一篮，两个匆匆而去。

干白虹也不回家，竟尾之于后，走有一里多地，方到个人家，童子与老姬进内去了。干白虹从外面一望，这人家有十来进高大房子，门首堆着许多缸瓮。干白虹四顾无人，便挨进墙门，到屏门里一张，见厅堂周回，许多榨酒家伙，俨然是个富户光景。你道干白虹跟他家是什么缘故？原来干白虹好酒之人，闻老姬说他家做酒如是之多，不觉垂涎，想要扰他一醉，故先认了家，好来赐雇。正瞧看时，只见个老者穿着田布直身，头戴黄毡帽，手拿一把等子，一个算盘，出厅来对小厮道：“东田庄张奉溪家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约定今日，怎还不送来？你去催他声，说他前日还我的银子少三分，等头钱半银水一总也补足了。再到西庄田李思萱家，说一月前发去的酒，尚有六个空坛没送，前日对我说，被儿子打碎一个，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叫他明日就送来。”那小厮应了就跑，老者又唤回道：“后边茅坑粪已满了，你也对佃户说，或是油，或是稻柴，把些来换去。如今春天粪贵，比不

得前番了，这粪没有侵过水的，一担要两担的价，极不济也算担半。他若要贱，再到别处讲，不要一家就成。”说罢，摆下算盘去打账了。干白虹知他是个主翁。跑了回来想道：“那老儿有这样家私，又没儿子承受，还不肯受用，像个没有死日的光景。可惜我会费用，偏没得到我手，别的也不在心，只是今晚要醉他个尽兴。”遂等到黄昏，信步走到老者门首，见门已闭着，干白虹是有手段的，瞧瞧四下无人，双手搭上檐头，两脚一纵，早扒到屋上，径往里走。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干白虹潦倒醉乡 金守溪浮沉利海

却说干白虹有心要到金老儿家偷酒，乘夜步至中门，便从屋上进去，轻轻过了一进房子，跳下庭中。扑的一声，里边忽大叫道：“外面什么响？点个灯去看看！”只听里面一路开出门来，干白虹忙将身闪在榻子旁边，只见老者提灯笼，拿着根棍子，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纸灯出来。才跨出中间榻子，干白虹在左边闪了入去，都不曾提防，即溜先已升堂入室。直到内里，见中间供着他妻的灵位，干白虹便钻在魂桌底下躲着。那老儿同小厮周回照看，见外门依旧关好，仍进内睡了。

干白虹等老儿睡熟方出来，又摸了半日，偶到一处，闻得酒香，有个门儿锁着，便用手扭掉，走了进去。果然都是酒坛，干白虹大喜，便打开一坛，觉得甘香，但没有酒具，不得入口。遍

处寻觅，只摸着一把铜杓。干白虹便取来就吃，一杓不止，两杓不休。吃得高兴，把一大坛酒吃个干净。欲要再开一坛，无奈脚软了，身不由主，便跌在地下睡了。幸喜宅子宽大，虽有些声息，都听不着。干白虹一觉醒来，却将夜半，看见窗上的月光，方知醉倒在此。又想到：“天还未明，就再吃个醉，才不枉来这一次。”便又开了一坛，提起铜杓去吃。只因宿醉未解，吃得半坛，已觉大醉，因想到：“若再睡一觉，天明便不好走，乘着酒兴回家去罢。”因出了酒房，走到厅后，一重石门，用了多少力，再不能开。原来那石门不用门的，做个鸳鸯笋儿，最是坚固，除了自家，别人那里知道？干白虹弄了半日，见开不得，便思想仍从房上走出。那知酒后力软，才扒了上去，又跌下来，一连五六交。勉强挣得上去，因衣服一绊，檐上瓦卸了满地，“唿喇”一声，好不利害。老儿听见，乱喊：“有贼！”把一家人都叫起来，点灯的，拿棍的，一齐赶出。

干白虹虽上了屋，被酒涌上来，越发沉醉。又听人声喧沸，一发慌了，不知东南西北，倒往里跑。过了七八层房，一个头晕，扑的滚到地下。只听背后一个女人喊道：“贼在这里！”干白虹急道：“我不是贼！”女子道：“既不是贼，怎夜间从屋上走来？”干白虹道：“因慕宅上酒好，特来尝一醉儿。”那女子便叫他起来，仔细一看，见是个白面少年，吃得大醉，便道：“我看你不象个歹人，你实是何等人，难道不偷东西，特特到人家偷酒吃不成？”干白虹道：“我就住在这村后，叫做干白虹，谁不认得？只因平生爱酒，偶尔游戏到此。”那女子道：“我听人说，干白虹是个义士，不想有此伎俩。如今还好，若外边听得，就许多不便了。我今行个方

便，送你到后门出去罢。”干白虹道：“如此，感谢不尽！”因偷眼看那女子，一身缟素，美丽非常，年纪只好二十内外，却顾盼多情，言语钟爱。那女子携定白虹的手道：“你既好饮，可常常走来，我送你些酒吃。”干白虹谢了一声，匆忙而去。你道干白虹跌入庭中，被那女子叫喊有贼，怎么没人听见？那女子从容详问，送他后门逃走，怎无一人知道？却因那老儿喊声有贼，把合家都唤醒了，忙忙点灯执杖，拥出外厢，赶到前面，门已层层开出，直至厅后，见满阶瓦片，一发惊恐，惟有石门没开，知是上了屋去。忙赶出前门，叫唤四邻拿贼，遍地搜寻，那有个贼影？闹了一会，仍关了门，到里面查点，什物分毫不动，单单酒房里空了两坛酒。老儿大哭道：“我做一生的酒，自家舍不得一滴落肚，那天杀的竟吃去这许多酒？”这边闹嚷着，那知贼已后门走了。故女子虽然叫唤，众人在外头忙乱，那里听得？

看官，你道那女子是谁？原来是老汉的女儿。那老汉姓金名聚，号守溪，是湖广汉阳府人。从小流落在外，替人摇船。后来挣得数十金，搭了两个伙计，贩卖杂货，不二三年，仍折了本，弄得精光。亏得识几个字，会看银色，打算盘，便雇给城里开行的张莲峰家抄账，每年束修不过五六两。后来见他忠诚勤俭，渐渐托他掌柜，更觉勤谨，并不花费一文。积了几年，便想盘些利息，偶然一日，有起福建客人到了许多南货，另有两担生铜。是时省里铸钱，布政司行文买铜，一时铜价腾贵。金守溪思量买他，叫客人打开一看，见俱是大块，非黄非黑，不象好铜。那客人见有人要，巴不得出脱，情愿让价。金守溪贪他贱，便半价买了。次日，将去转卖，指望赚得几两。谁知嫌他黑色不堪铸钱，监收

的不要他。金守溪好不气恼，遂挑了回来，又向客人告退，客人笑道：“昨日你自情愿，我已让了半价，你既买去，便与我无干了。”金守溪见不肯退，只得又哀求主人，大家说之再三，从中曲议，那客人勉强挖出二两银子还他。金守溪也只吞声忍气回来，把铜收在房里，终日袖块样，各处捶卖，再无售主，只得搁在一边。过有年余，忽有十来个云南客人，到广东收兑珠子，也住在行里。偶走到金守溪这边，看见这铜大惊小异，只说：“这件宝货是那位客的，若是肯卖，不知要多少换数？”金守溪是个乖人，见问得跷蹊，便不肯说价，只答道：“任凭老客长定价，差不多的就成，太少了便不卖。”众客人先出了上二换，金守溪便知是件宝货，越发妆腔，直增到十六换，方才成了，兑数万银子下来。众客人连珠宝也不及买，如飞起身而去。原来这两担俱是倭金，此金出在南海岛中，值二十余换。彼时识者甚少，也是金守溪的造化，应该发迹。就在城里买了宅子，开张典铺，收买奴仆。张莲峰便将十八岁的女儿与他联姻，指望有些沾染，谁知守溪一毫也不肯在丈人面上容情，因此两边都不往来。数年后，才生个女儿。此时守溪的富名愈著，只因是异乡人，出身微贱，又是骤富，人人都来弄他。守溪怕生事，也不得不照应。又隔几年，觉萧索了大半，连忙收拾搬在仁寿村住，恐开当铺招摇，只得做酒经营。后来女儿长成，娉容甚丽，便叫小名丽容。十七岁嫁了个富家子弟，不上五年，女婿死了，因无所出，接他回家，欲待服满另嫁。未几，妻子又殁了，因坟地未定，故灵柩尚停在家，是夜被干白虹做了藏身之所。因落后惊觉，把众人都叫起来相帮赶贼，女儿房中也并没个人陪伴。丽容穿了衣服起来，因有些害怕，不敢走出外

去，只坐在天井里。忽然屋上一个人跌下来，连忙喊时，外边闹吵，又叫不应。及见干白虹年少，转加怜惜，况且素日闻得干白虹的美名，故悄悄放他走了，还要约他常来。可惜干白虹是个豪侠之士，不知儿女情态，故洁身而出。

自此之后，丽容常想念白虹，不得会面。那知干白虹也常想着金守溪家，却是想他的酒，并不想他的色。过了月余，酒兴复发，不好再行故技，因又生个计较，直到金守溪家，要他雇工做酒。金守溪见他有些力气，便道：“你在此踏糍罢，但工价不多，每月只好六钱银子。”干白虹道：“工钱到不论，只是夜间要在此宿。”金守溪道：“糍房里睡也好，你可会吃酒么？”干白虹道：“一滴也不用。”金守溪大喜，便问姓什么，可有名字的。干白虹道：“我姓平，没有名字，只叫做平大郎。”金守溪道：“寻个保人来，好写文书。”干白虹道：“要什么保人？”守溪道：“没保人便不敢收。”只得应声而去。话说干白虹没法，遂寻了个知心朋友，与他说明此事，同到金家，大家说了个尽情，方才立契写道：

雇工平大郎，因口食不敷，情愿将身雇到金宅踏糍使用，每月工银六钱。自雇之后，甘任勤劳，不致偷安怠惰。倘有脱逃偷换等情，保人理直。此照

从此，干白虹住在金守溪家，人人叫他平大郎了。幸得糍房与酒房相近，干白虹每到夜间，换开锁儿，不在坛里抽丰，只在缸中拔富，常常吃个微酣，并不知觉。他起初还饮得有些分寸，到一月之后，渐渐胆大，每夜必要尽醉。偶然一次觉得有兴，把二、三十缸逐缸尝遍，醒了又吃，吃了又睡，直到日高三杆，尚在酒房，鼾声如雷。幸喜金守溪这日清早到城中括账，不在家。倒被